

□王计兵

离我们家十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集镇叫草桥镇。父母经常去那里，售卖我们自己田地里种植出来的西瓜。父亲是公认的种瓜能手，他种的西瓜总是又大又圆，又沙又甜。卖瓜自然要去集市，要起早，才能在集市上占据一个好的摊位。母亲通常会跟随前往，协助父亲照看瓜摊，偶尔也会带上我。那时候我还小，还没有能力跟上父母的脚步。父亲会把一个个西瓜摆放出一个凹槽，类似一把椅子，铺上麦草，我就坐在上面，一路伴随着平板车在泥土路上吱吱呀呀的声音，摇摇晃晃地到达草桥镇。

赶集通常需要在满天的星光下赶路。那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夜晚，父亲拉着车，母亲拉着一根绳子牵引着车辆，一面赶路，一面谈论着家长里短。我坐在瓜车上，一面听着父母走在路上摩擦出的沙沙、沙沙的脚步声，一面仰望着星空，辨认着哪是三星，哪是北斗，哪一颗是牛郎星，哪一颗是织女星，这些都是母亲平时教给我的。道路两边田野里的虫鸣和蛙声此起彼伏，偶尔有一两只孤单的夜鸟突然掠过。如果再有一轮圆月或月牙斜挂在天边，映照出朦胧的夜色，那便是人间最美好的时光。

不过，最吸引我的并不是夜晚，而是草桥镇边上的一条铁路。那时候，铁路还不常见。在铁轨上奔跑的，还是绿皮火车。每当隐隐约约听到火车从远处传来鸣笛声，母亲就会领着我快速跑往铁路的方向去看火车。铁路被一大片树林掩映着，只有在一条土路和铁路的交叉口，才有最好的视野。等我们跑到路口，那里几乎已经挤满了和我们母子一样等着看火车的人。火车喘着粗气，咔嚓咔嚓地大步跑来，又咔嚓咔嚓地大步离去。我们数着列车的节数：1节、2节、3节……那时的火车大多是18节，也有15节、12节的，偶尔数到了20节，人群就会发出惊叹声。很多人和我们一样，难得看见一次火车，因此对火车都充满了向往，仿佛每一列火车都会通往幸福的远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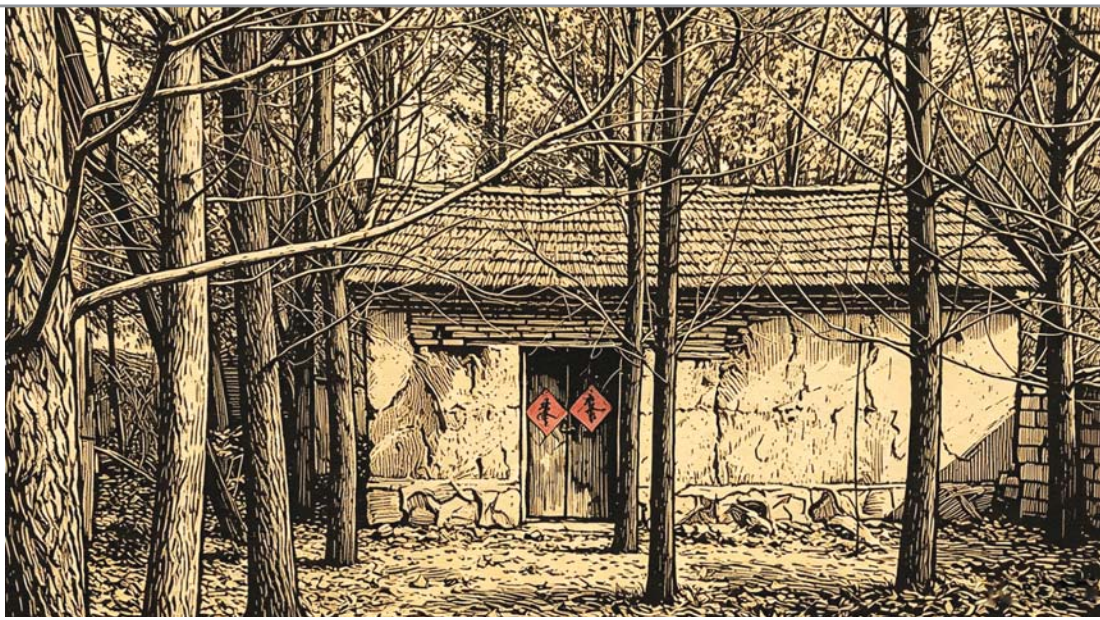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荏苒，当我爱上了火车，就把离别一次又一次地丢给了母亲。母亲曾经在车站送过我，当列车缓缓启动，母亲追着列车奔跑，渐渐缩小成一个黑点。

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，我们想方设法把母亲从老家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，母亲总是以年龄大了，不愿长时间颠簸为借口拒绝。我们告诉母亲，现在的列车很快，还向母亲形容列车穿过路口时只有“嗖”的一声。母亲后来动了心，便和我们来到了城里，让我们在异乡生活也体会到了天伦之乐，体会到了为人子女的满足感。

母亲已经过世快六年了。如今，铁轨已遍布辽阔的祖国大地，那么多怀揣梦想的人被列车载着，种子一样撒遍祖国的山河。我在笔记里写道：“当我们的梦想成为不断延伸的铁轨，我们的日子就会成为一列列不断提速的火车。”

二

1992年，父亲烧掉我的小说手稿之后，我的情绪坠入谷底，身体也出现了问题。于是，一些传闻



## 时光碎片里的父亲、母亲、老房子

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因在送餐间隙坚持创作而广为人知。而在非虚构文集新作《成珍》中，他卸下既有的标签，回归到一个试图读懂父母的儿子。本书从一次返乡祭奠出发，展开一场深沉的生命回望——关于父母、故土与岁月流转的真实记忆。他看见那些被忽略的人，记住那些被遗忘的事，在时光的沉淀中，将半生经历凝结为一部个人生命史，也构成了对命运最质朴、最深情的回应。

开始悄悄流传，很多人以为我有隐性疾病，比如羊癫风。

就这样，23岁的农村小伙的婚姻问题，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。尤其是母亲，每天在亲戚间奔走，委托他们给我介绍对象，相亲也随之提上日程。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，像赶集一样，一家亲戚一家亲戚地拜访。

毫无疑问，这些相亲都失败了。因为相亲的范围就在我家方圆十多公里内，而我的事情早已传得沸沸扬扬。在农村，方圆十多公里内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，只要愿意打听，一个家庭的底细，包括闲言碎语和各种猜测，都能了解得清清楚楚。

那时，我大病初愈。那只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昏厥，好在年轻，身体恢复得快，我只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星期，就重新开始正常生活。只是，我不愿说话，用沉默表达对父亲的对抗。

但相亲还得继续。只是在亲朋好友眼中，我似乎成了不健全的人。他们给我介绍的对象，要么身体有缺陷，要么智力有问题，要么就是让我入赘女方。

最惊险的一次相亲，是大姨和母亲极力操持的。相亲的决定权完全在我手中，只要我说同意，马上就会安排结婚。母亲也很亢奋，因为对方的条件是：只要我答应结婚，立刻入赘到女方家，还会马上在徐州给我安排一份正式工作。

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，多少人梦寐以求成为工人，端上“铁饭碗”，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见面时，那个女孩高高大大的体型，首先把我和母亲吓了一跳。她太高太宽，我在她面前就像个孩子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相见时，她还在吃饭，手里攥着一大摞煎饼。之所以用“一大摞”形容，是因为吃煎饼的人都知道，卷煎饼通常以张为单位，一般卷一张或者半张拿在手里，而我感觉她至少卷了五张。她的手本来就大，却还要张开双手攥着煎饼。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母亲，母亲也没有言语。一场相亲，在无言中结束。

最靠谱的一次相亲，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介绍他的亲侄女。这位朋友是父亲的至交，他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对我也足够了解，相信我是个好孩子。他知道我只是因为痴迷写作，身体才出现状况。

相亲那天，父亲和母亲又一次很亢奋，认为这场亲事十拿九稳。那时我和父亲的关系有所缓解。虽然父子之间仍不愿过多交流，但在那天，父亲非常严肃地教导我为人之道。父亲告诉我，去女孩家相亲，要等女孩家人全都到家后，我再晚些到，给女孩家人充足的时间等待我。父亲特意给我买了一包好烟，叮嘱我见到长辈要双手敬烟，点烟时也要用双手，一手护着火苗，一手点燃香烟。我唯唯诺诺地听着，在父母关切和期待的目光中，骑着自行车去了女孩家。

因为两家距离不远，加上父亲朋友的关系，我之前也曾去过他们家，算是熟门熟路，女孩家人对我也并不陌生。有一天，我在河里工作，码头突然来了一帮人。当时我正在捞沙，他们七嘴八舌，我隐约听到他们说我的名字。等我拖着船返回码头时，他们已经离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是提前对我进行了“相亲”，表示比较满意，所以这次才安排我去他们家，想对我进行深入考察。

然而，我却开始了“作死”的表演，我的反骨在那天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去女孩家的路上，我看见女孩和她的家人正从田野返回。我骑着自行车，一边摇晃着身子，一边拼命踩车，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。等他们到家时，我已经蹲在门前，自己点燃一支烟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

当然，结局不出所料，我没有被邀请进女孩家门。只是出于礼貌，他们没有驱赶或辱骂我。

这场相亲的失败，狠狠打击

了父亲，他差点在我面前掉下泪来。父亲紧锁双眉的表情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每当回忆起这个场景，我心中就对父亲充满亏欠。时至今日，我早已理解了作为一个父亲的绝望、心疼与深深的担忧。还有什么，能比自己孩子带来的打击更沉重呢？

三

我们家的老房子，是爷爷遗留下来的、一座用黄土夯起来的茅草房。从我有记忆起，房子就不断出现裂缝。大风大雨的天气，父母通常会冒雨爬到屋顶，用麦草堵住漏雨的部分。但还是会有些缝隙，雨水落入屋子里，这时候就会摆一些瓦罐。

那时搪瓷盆还是比较稀罕的物品，只有新婚的人家才会有一对带着“囍”字的，作为新娘子的嫁妆。多数人家只使用瓦罐，一套一套的瓦罐，从大到小，应有尽有。就连挑水用的也是瓦罐。挑着水在路上走时，有些年久的瓦罐会突然摔碎。不小心出现裂缝的瓦罐，也不会被轻易丢掉，还能养活一些以修补瓦盆瓦罐为生的手艺人。那时候人们习惯轻轻拿轻放的生活。我曾在诗歌里写道：

每个人都铁骨铮铮地

过着，经不起磕碰的日子

老房子的周围种满了槐树。每当春天到来，槐芽、槐花都能抵上一段时间的口粮。槐芽的香气，至今贯穿在我的记忆里。可我一直不喜欢槐花的味道，甜丝丝里还带着一种腥腥的气味，让人难以以下咽。可在那个年代，槐花总要承担起一段时间养家糊口的重任。

老房子的后墙有一个30厘米见方的墙洞，算是老房子的窗户，也是我童年的游乐场。因为小时候的我常年贫血，瘦瘦弱弱，家里人只有我能够灵活地在那个墙洞钻进钻出，这成了我童年炫耀的资本。

老房子还有两个墙洞，一个

在门的上方，一个在门的下方。上方的墙洞留给燕子，每年春天，燕子归来，都会在老房子的房梁上做窝。那时的村庄，家家户户都有燕子在房间里筑窝，和人共同生活。人们出门劳作，房门关闭时，燕子仍可以从门洞自由出入。

门下的墙洞则留给了猫。庄户人的家里都有一个粮仓用来储粮，尽管我们家时常缺粮，但粮仓还是有的。每当麦秋收获了粮食，猫就起到了守护粮仓的作用。对于守护粮仓，猫绝对功不可没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家里的一分子。开一个墙洞就是给猫留一个家门。猫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：取暖。小时候的冬天都特别寒冷，猫是最优秀的水袋，每晚休息时，搂一只猫在怀里取暖，软软热热的，猫有规律的呼噜声，像一首天然的催眠曲。

老院子里，记忆最深的当数一棵杏树，据说是祖父种下的，每年都会结满满一树杏子。成熟后的杏子黄澄澄的，家里来了客人，用竹竿打下几颗作为招待，又美味又高端。那棵杏树，后来被卖掉了。买树人砍树的那一天，父亲一直蹲在院子里抽烟。我不知道父亲那天有没有流泪，只记得我一直在哭，看着伐树人把那棵杏树一节一节地截断、装车拉走，然后把几张钞票交给了母亲。那时还是春天，留下了一地小小的杏子，每一颗都苦涩得要命。

老房子的门前紧邻一个池塘，池塘和老房子的交界处很窄，只够一辆平板车通行，而且还有一段七八米长的斜坡。每当农忙时节，母亲拉着平板车一趟趟地从这个斜坡经过，每次都要提前十多米奋力奔跑起来，才能借助惯性冲上这个斜坡。那个时候父亲车祸受伤，所有的体力活都交给了母亲。而我们还没有学会心疼母亲。

那时候种地还都是用有机肥，往田野里送粪应该算是农家最重的体力活。每一车粪，想来少说也有六七百斤。有一次，母亲拉着一车粪上这个斜坡，上坡时拉车的车粪突然断裂，在惯性下，母亲一头撞到地面，昏了过去。我吓坏了，以为母亲摔死了，在那里号啕大哭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母亲清醒过来，把我搂在怀里，一遍一遍地抚摸我的后背，安慰受到惊吓的我。

好在老房子足够坚强，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修补中，始终没有倒塌，只是后墙上支撑墙面的木棍越来越多。那些木棍常年支撑着房屋，与地面接触的部分时不时还会长出木耳。木耳是当时难得的食材。童年一直让我特别怀念，老房子也就成了离家打工的我最牵挂的一部分。

（本文摘自《成珍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成珍》

王计兵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